

干部不会啃“硬骨头”就建不了美丽乡村

衢州村干部与村民的故事显示：乡村振兴正提升基层干部的群众工作能力



▲姜家坞整治后的村景。受访者供图

记者四赴浙江衢州调研，耳闻目睹了一个个村庄由“乱”到“治”、由陋到新、由脏到美的华丽嬗变，并为干群之间一个个苦乐悲欢、爱恨进退的故事所感动

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，衢州村干部遇到的问题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，他们的破解之道，对其他地方亦有一定借鉴意义

本报记者沈锡权、李坤晨、许舜达

深入推进“千村示范、万村整治”工程16年来，浙江省不仅造就了万千“美丽乡村”，而且荣获了联合国“地球卫士奖”，成为乡村振兴的精彩之作。在此基础上，浙江提出深入推进“千万工程”，要打造全省大花园。

地处浙西山区钱塘江源头的衢州市，是全省大花园建设核心区之一。从2018年4月起，衢州将**农房整治**列为当地“美丽大花园”建设的“牛鼻子”工程。

整治乡村环境，改善村容村貌是好事，亦是难事，往往牵涉违建、征地、平坟三块“硬骨头”。在农村，房子、土地和坟都是天大的事，农房整治中，充斥着千丝万缕、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。今年春夏，记者四赴衢州调研，耳闻目睹了一个个村庄由“乱”到“治”、由陋到新、由脏到美的华丽嬗变，并为干群之间一个个苦乐悲欢、爱恨进退的故事所感动。

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，衢州村干部遇到的问题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，他们的破解之道，对其他地方亦有一定借鉴意义。

要让百姓“买账”，村干部工作就不能“欠账”

“每座坟政府补贴3000元。我自己做，遗骨迁移200元，刻碑80元，买些鞭炮20元，总共花300元。但村里统一安排，每户要花800元，我只能得2200元。”这个将迁坟账算得明明白白的人叫姜樟树，64岁，衢州郊区姜家坞村人。

“小小衢州府，大大姜家坞”，这个村在衢州当地以“难治”出名。

村里号召迁坟，姜樟树愿意配合。但他不能接受“我为你们连坟都迁了，你们还算计赚我的钱”。姜樟树说，刻墓碑的工匠告诉他，有人一早打过招呼，“不许接我的活”。

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经商、作为能人引进的新任村支书邵小青刚回村时，赶上村里为发展观光农业拓宽道路。路要经过姜樟树家的地，姜樟树早放言，给每位村干部“十公分宽”的“面子”，多的土地一寸没有。

为了说动姜樟树，邵小青从家里到田头，一次次登门找他谈心。邵小青的诚意，终于打开了姜樟树的心门。原来，他认为，过去的村干部班子不论流转土地还是迁坟，总夹杂不少“私心”。所以，自己也不用给村干部好脸色。

回村不到半年，邵小青总结出一个个堪称朴素的道理：“村干部做的好事，老百姓都知道；做的坏

事，老百姓那里也瞒不住。”

过去的姜家坞环境糟糕，干群关系更糟糕。邵小青说，刚回村那些日子，每天要接40多个村民电话，有的开口就是大骂，有的还带着威胁口气。

多年形成的干群裂痕，如何弥合？“80后”村干部姜樟树随身保管着一本“民意收集本”，上面记录了村民的各种诉求、建议和意见。姜刚平说，别小看这本小本子，它给大家一个“有话好好说”的机会。

这本“民意收集本”上记录的，不少是历史遗留问题，也有一些是村民对村庄发展的建议。半年不到，小本子上已密密麻麻地记录了村民们反映的200多个问题。

邵小青说：“收集到的问题，我们会分门别类进行梳理，再去一一推动解决。有些问题，我们不一定能马上解决。但村民看到我们尊重他的意见，并持续追踪，就会觉得我们重视他，反过来，他也会同样尊重我们。”

村民邵兴茂家也是一个例子。村里修水渠，要过邵兴茂家的地。邵兴茂的老父亲坚决不同意。一打听，原来在2011年，村民邵兴茂一家8口人“挤”在一间屋檐下，当时按照“一户一宅”政策，向村里提交了建房申请。8年来，邵兴茂多次向村干部询问进展，村干部总搪塞材料已经交上了去，不是在街道，就是在“有关部门”，总之“上面还在走程序”。

直到今年村两委换届后，姜刚平无意间在村干部的抽屉里，找到了邵兴茂一家的申请材料，事情才有所推进。房子的事有了转机，邵兴茂主动劝父亲配合村里工作。

为了取信于姜樟树，邵小青请他帮村里清理小弄堂垃圾。这是义务劳动，但邵小青也有他的考虑：姜樟树为村里做了贡献，以后有机会，他才能为姜樟树说话。

姜樟树半信半疑地清理了垃圾。后来，村里施工，要招小工，邵小青顺理成章推荐了姜樟树。

“他发我不骗他，后来路修到他那儿，他就同意了。”邵小青说。

水渠后来同样经过姜樟树家，还紧贴姜樟树新修的墙根。知道姜樟树担心修路搞坏地基，邵小青、姜刚平等几名村干部，全程守在施工现场监督施工。日夜不敢松懈。感受到这届村干部的诚意，“刺儿头”姜樟树这一次再也没有阻拦施工。

就这样，“民风彪悍、工作难做”的姜家坞村，仅用不到20天，就完成了193户房屋签约；仅用40天，拆除违建近2万平方米。全村面貌焕然一新，糟糕的姜家坞，现在成了“正面典型”。

当记者7月份第3次来到姜家坞时，在村前新建的小广场，还偶遇了一个来自台湾地区的观光团。

“说带头容易，挖自己的肉真难！”

龙游县志棠村以前是出了名的“脏、乱、差”。农房整治工作，一开始并不顺利。

“有的党员自己成了阻力。”志棠村党支部书记邵忠根说，“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先看村干部，再看党员。只要村干部有一个做不到位，工作就推不下去。”

村支委吴寅军的父亲家里有十几平方米的违建，用于烧饭、堆放煤饼。父亲始终不同意拆除。吴寅军花了很大力气，终于做通父亲工作。吴家拆违后，第二天村里20多户人家，就跟着拆除了违建。

做农村工作，村干部的带头作用是毋庸置疑的。但党员干部也是人，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，拆到自己头上，真那么容易做思想工作？

61岁的吴国敏，是衢江区塔石塘村老书记。在此次农房整治中，他家有3300平方米的违建被拆。这些违建原本租给开化一位做红木家具的老板，每年租金就四五十万元。此次拆违，吴国敏获得的补偿金大约62万元，不抵两年租金。

记者见到吴国敏时，他口中念叨“不想再回忆”，但很快又打开了话匣子。

1985年，村里搞承包到户，我买来一台拖拉机干农活。1989年，我自己办厂。当年，政府鼓励农民搞工业。这次拆的违建差不多全是那时候建的。房子建了整整30年，就像自己的孩子。拆之前，我给干部说，这些房子都是历史遗留问题，能不能帮忙反映？他们说，反映了，必须拆。

他们说：“你是党员，是老书记，要带头。”村里的书记和主任天天来我家。他们都是我培养出来的，也不好说什么，就是总来我家坐着叹气说：“真的没办法。”

今年1月17日衢州“电视问政”后，他们说，

明天不拆不行。1月18日，我家就拆了。

我每天看电视、看手机、看报纸，也知道一定会拆，但要说一点想法没有是谎话。干部来我家做工作，我跟着点头说“好、好、好”。但干部走了，一个人坐在这里就心痛。说党员带头容易，但挖自己的肉真难。

我也有压力，要给人家做工作。拆那天，儿子说：“我拿刀去，看谁敢拆。”我老母亲也哭，喊着要去挖机下面躺着。

我把他们劝住说：“有什么也是我去沟通，不需要你们去。”

我家在路口，过去又是村干部，肯定第一个拆。街后面有几个大户给我打电话，让我挺住。他们还说，我们给你找人，雇几十个老太婆在你房子里待着。

我直接回绝了。这种事不能做。千念头，万念头，党员就要跟着共产党走。我是党员，痛就痛我自己。

拆的时候，我和母亲在旁边看着。挖机挖第一下，就像心脏被猛地撞了一下，疼得不行。第二天，我当场就哭了。等第三下，我干脆拉着母亲进屋，上床躺着，蒙头大睡，不看了。

实话实说，如果我在任，要推进工作，也会做跟现在村干部一样的选择。我家不拆，后面他们拆不动。很多人都看着，作为村里的老干部、老支书，要起带头作用。

抓工作就得软磨硬泡，当干部要习惯“热脸贴冷屁股”

记者在衢州基层调查时，一些干部感慨，现在干部不好当。“好多老百姓，你同他谈话时，手机开着录音，你讲错一句，就被上纲了。”

还有一些有过经商经历的村干部说：“当老板，员工不听自己的，可以随时辞退他；当村支书，老百姓不听你的，只能想方设法做工作。哪怕热脸贴冷屁股，当村干部是常有的。”

说起这一点，不得不提衢州市柯城区九华乡村党支部书记吴梅仙。吴梅仙相貌朴实，却是有名的“爱美”书记。

今天的范村是“美丽大花园”的典范——一座座洁白的农房，村民在庭院里种上花草，在门前屋后种上珍贵苗木，将近3万棵浙江楠在范

村落地生根。

但去年农房整治刚开展时，一些村民认为吴梅仙“个人争表现”，骂得很难听。吴梅仙当场哭了好几次。

吴梅仙从2006年起担任范村党支部书记，一心扑在村务上。早年，她鼓励村民扩大养猪规模，对缺少资金的农户，自己垫付苗猪钱，并将饲料赊欠给村民。养猪多了，吴梅仙又带领村民建造一家一户的小型沼气池。每建一个沼气池，村集体补贴1500元，吴梅仙还自己掏出100元，作为额外奖励。

2014年，浙江推进“五水共治”，禁止农民继续在家里散养生猪。吴梅仙又自己出资，溢价收购村民养殖的生猪。

让老百姓一开始就认识到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不容易。哪怕自己委屈得睡不着，吴梅仙不跟村民们急。等村民气出了，她又继续上门做工作。有时候，村民看她哭得伤心，反倒过来安慰她。

骂归骂，哭归哭，但吴梅仙工作不含糊，反复上门到村民家里做工作，不怕“热脸贴冷屁股”，不怕“骂字当头”，抹完眼泪，继续笑脸相迎，跟村民摆事实，讲政策，说道理，直到说通为止。

在衢州基层干部当中，流传着一句话：干部因为相信而看见，群众因为看见而相信。等群众看见村庄变美，或多或少，总会理解干部的工作。

“想要做点事，总要受点怨气的。我一碗水端平，日子久了，大家也就无话说了。”时间长了，“骂不死的吴梅仙”的称号流传开来。

吴梅仙的“美梦”，逐渐成为现实。现在的范村，因为率先申请“一村万树”工程，已有近3万棵珍贵林木浙江楠在范村落地生根。乡村风貌是十里八村的典范。

更可喜的是，范村还先后与10余家企业签订绿色期权认购协议，获得认购金107.5万元，叶子实实在在了变成了“票子”。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理解吴梅仙，理解农房整治。

一位九华乡干部对记者说：“吴梅仙这名村支书的确实非常看重荣誉，但她软磨硬泡的工作方式，相对而言，群众积累的矛盾、反映的问题也是最少的。”

假扮“白富美”“知心姐姐”，诈骗平台这样骗人上钩

本报记者许茹

经过3个月侦查，成都彭州公安成功打掉一个特大网络诈骗团伙，抓获犯罪嫌疑人200人。该团伙涉及全国范围内网络诈骗案件5000余件，涉案资金过亿。

《新华每日电讯》记者采访发现，在犯罪分子实施诈骗的过程中，有人扮演专家，有人扮演“白富美”，有人扮演“知心姐姐”，诈骗团伙编织的“发财梦”让受害者一步步被套牢，进而负债累累。

侦查：网购平台实为投资诈骗平台

今年3月11日，成都彭州警方接到受害人王某报警称，其在某网上平台以投资黄金、外汇、比特币的方式被诈骗87万余元。

经过初步侦查，彭州公安发现，受害人所称的“网上平台”并非简单的购物平台。在购物平台的掩护下，背后实际上是一个网络投资诈骗平台。

鉴于案情重大，成都警方组成了“3·11”专案组侦办此案。专案组兵分多路到平台所在地湖南长沙实地侦查发现，该公司有多个办公点，均设置在高端写字楼内，这些写字楼不允许陌生人进出。

“3·11”专案组案侦民警、彭州市公安局刑侦大队中队长张杰告诉《新华每日电讯》记者，为侦查此案，他和另外一名案侦民警尝试打入该公司内部，但前去应聘时该公司对人员录用相当警觉，设置重重考验，从身份、年龄、所学专业等全方位筛查，最终打入公司内部计划失败。

“但是面试过程中，通过他们介绍的公司情况，对我们提问的回答，我们可以确认这个公司就是一个网络诈骗团伙。”张杰说，后来警方又乔装成快递员、外卖员进入公司内部，根据内部各种展板、流程图了解到该犯罪团伙的工作流程。

经过长达3个月的艰苦侦查，专案组全面掌握了该犯罪团伙的办公地点分布、人员构成、工作流程以及涉案资金流水等信息，全面查清了该团伙通过在互联网上搭建APP平台、恶意篡改后台数据，致大量受害人被骗的犯罪事实。

6月12日下午，抓捕行动全面展开，各点位同时展开抓捕行动，该犯罪团伙成员被一网打尽。现场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00人，公司45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。

暴利：最好的业务员月薪过万

2016年，犯罪嫌疑人赵某伙同他的几个同

学，成立了一家公司，为某“投资平台”做代理，每笔赚取12%投资手续费。

记者在彭州市看守所见到了犯罪嫌疑人郭某，他是该诈骗集团最初的6个“创始人”之一。虽然只有初中学历，但是在小学同学赵某某的“提携”下，郭某过上了日进斗金的生活。最初，他和另外4个股东每人出资5万元，各占小部分股份，赵某则占据公司超过50%的股份。

“3·11”案诈骗团伙内部有着严格层级关系。赵某某在公司掌握着绝对话语权，其下是5个股东任各部门总监，总监之下是经理和业务组长，刚刚入职的则是普通业务员。

23岁的曾某某，2017年11月经同学介绍来到该公司，从普通的业务员做起。

“三天培训就上岗了，工作就是和客户聊聊天，辅助性引导他们进行投资，每笔投资业务员能赚大概1.2%的提成。”曾某某说，6个月他顺利转正。

连续两个月在小组中业绩第一，并培养三个实习业务员转正，就可以提拔成为业务组长。曾某某凭借“出色”的表现，在入职一年后成长为业务组长，除可以获得自己的业务提成外，也可以从小组的业绩中获得提成。

张杰告诉记者，股东的不定期分红，由郭某

负责。每次当公司的利润满500万元，郭某就会驱车前往距离长沙300公里外的常德澧县老家，从那里妻子、丈母娘等家属名义所开的银行账户上取走现金，用来分红。短短三年，郭某就从负债累累的小货车司机，摇身一变成了“高富帅”，买了新房，也换了新车。“从去年11月到今年5月，郭某累计从银行卡上取走了现金3000多万元。”张杰说。

套路：假扮“高富帅”“白富美”

根据警方对此案长达近3个月的跟踪、侦查发现，“3·11”案编织了极具诱惑的故事和骗局，对受害者具有巨大的欺骗性。

通常，业务员会化身“高富帅”或者“白富美”的身份，添加对方为好友，对于通过的客户，将其分为是否有钱、是否喜欢聊天等几大类，采取不同的手段各个击破。

为了“做实”自己“高富帅”或“白富美”的身份，每个业务员会在微博等社交平台上，拷贝某一个用户的信息，将其日常的“炫富”照片发布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，营造出美女、美食、美景的美好生活景象，其中也会夹带一些公司的投资产品信息。

对于几点发送“在干吗？”“吃了没？”“诈骗团伙有整套的流程，对于乐于回复的客户，业务员会不自觉地“透漏”——自己最近在某个电商平台上购物并投资，收益颇丰，并邀请对方一起加入其中。

《新华每日电讯》记者了解到，在涉案APP上，购物金额的85%会作为积分返给客户，这些积分每50元钱，可以购买一次黄金、外汇、比特币的涨跌，收益率约90%-200%。

然而，涨跌结果全部由诈骗团伙在后台操作控制。

张杰告诉记者，招数更厉害的是，当受害人在平台上大量赠钱的时候，由业务员扮演的“知心姐姐”便出现了。从生活到工作再到投资，无话不聊，实则探究被害人是否还有进一步投资的可能性。

“如果判断被害人没钱了，他就直接踢群、拉黑；如果还有钱，就会想方设法让被害人追加投资。”张杰说。

如今，电信诈骗犯罪呈现出蔓延的趋势，作案手段也不断翻新。警方提示，网络投资有风险，投资者务必要认清各类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属性，科学规划进行投资，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风险，获得投资收益。